

复活的海

杨 牧



1227/4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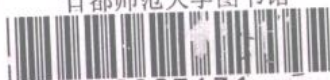
复活的海

杨 牧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3431

903431

复活的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11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4}$ 插页 2

1983年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000

书号 10019·3419 定价 0.51 元

我从土地来(代序)

我是一颗迟萌发的古莲子。

我从土地来。

土地封冻了多少年，

我被封冻了多少年；

土地碾压了多少载，

我被碾压了多少载。

我是一条刚出山的小溪流。

我从土地来。

土地的裂口有多深，

我的裂口有多深；

土地对蓝天有多爱，

我对蓝天有多爱。

我是紧紧搂着大地的一张植被。

我从土地来。

大山的头颅有多高，

我的头颅有多高；

盆地的脚趾有多矮，
我的脚趾有多矮。

我是一块考古学家新采的拓片。

我从土地来。

史页上有多少珍贵，
我身上有多少珍贵；
碑帖上有多少空白，
我身上有多少空白。

也许我有新松的挺拔，
也许我有腐草的衰败，
也许我有雄鹰的风姿，
也许我有栖鸟的仪态；
一切都可以从泥土中找到因子，
我从土地来。

也许我会成为愚夫，
也许我会成为元帅，
也许我会成为哲人，
也许我会成为乞丐；
一切都可以从泥土中找到元素，
我从土地来。

土地哟！

我只比你多了一首急切的诗，
但这诗，也是你孕育的胚胎。

土地存在我存在。

1981年1月20日，石河子

目 次

我从土地来(代序)..... 1

我是青年

我是青年..... 3

我曾喝过我战马的血浆..... 8

我在绿洲沙海间..... 11

我捧起一捧北方的泥土..... 14

我拾起我朗笑的回声..... 17

我在处女地上说..... 21

山·河·湖·海(四首)..... 25

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 30

复活的大海

给复活的大海..... 37

放头水..... 41

银发,在太阳下闪光..... 44

褪色的军装..... 47

枪与仪器..... 49

乡 情.....	52
钟 声.....	55
山 恋.....	57
锄草新唱.....	60
别了！地窝子.....	62
野薄荷.....	65
在经纬仪的观测镜里.....	67
我为绿洲的果园祝愿.....	69

长 跑 者

致长跑者.....	75
夜，宿在蟹楼隐去的地方.....	83
五色土.....	86
紫泥泉.....	88
月夜，我在海滩漫步.....	90
夜海听涛.....	93
群 雕.....	95
遗 忘.....	97
升庵祠怀古.....	99
植物园.....	101
在慢车上.....	103
渡 船.....	105
家乡的炊烟.....	107
我思念西湖，思念美.....	110

朦胧美	112
恬静美	114
残缺美	116
我要回到我的绿洲	118

春 的 信 念

春的信念	123
站起来,大伯!	129
天安门,我该怎样爱你!	138
今 天(三首)	144
当 代	154
在历史的法庭上(诗剧)	160
后 记	185

我 是 青 年

我 是 青 年

作者自我介绍：生于1944年，36岁，属糊猕。因久居沙漠，前额已刻有三道长纹并两道短纹；因脑血热，额顶已无去25%左右的头发。

人们还叫我青年……

哈……我是青年！

我年轻啊，我的上帝！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不出钢的熔炉，

把我的青春密封、冶炼；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冰箱，

把我的灵魂冷藏、保管；

感谢你给了我烧山的灰烬，

把我的胚芽埋在深洞；

感谢你给了我理不清的蚕丝，

让我在岁月的河边作茧。

所以我年轻——当我的诗句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

竟象哈萨克牧民的羊皮口袋里
发酵的酸奶子一样新鲜！

……哈，我是青年！

我年轻啊，我的胡大！
就象我无数年轻的同伴——
青春曾在沙漠里丢失，
只有叮咚的驼铃为我催眠；
青春曾在烈日下曝晒，
只留下一个难以辨清滋味的杏干。
荒芜的秃额，也许是早被弃置的土丘，
弧形的皱纹，也许是随手划出的抛物线。
所以我年轻——当我们回到

春天的时候，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哈……我们都有了一代人的特点！

我以青年的身份
参加过无数青年的会议，
老实说，我不怀疑我青年的条件。
三十六岁，减去“十”，
正好……不，团龄才超过仅仅一年！
《呐喊》的作者

那时还比我们大呢；
比起那些终身不衰老的
年轻的战士，
我们还不过是“儿童团”！
……哈，我是青年！

嘲讽吗？那就嘲讽自己吧，
苦味儿的辛辣——带着咸。
祖国哟！
是您应该为您这样的儿女痛楚，
还是您的这样的儿女
应该为您感到辛酸？

我，常常望着天真的儿童，
素不相识，我也抚抚红润的小脸。
他们陌生地瞅着我，歪着头，
象一群小鸟打量着一个恐龙蛋。
他们走了，走远了，
也许正走向青春吧，
我却只有心灵脚步微微发颤……
……不！我得去转告我的祖国：
世上最为珍贵的东西，
莫过于青春的自主权！

我爱，我想，但不嫉妒。

我哭，我笑，但不抱怨。

我羞，我愧，但不自弃。

我怒，我恨，但不悲叹。

既然这个特殊的时代

 酿成了青年特殊的概念，

我就要对着蓝天说：我是——青年！

我是青年——

我的血管永远不会被泥沙堵塞；

我是青年——

我的瞳仁永远不会拉上雾幔。

我的秃额，正是一片初春的原野，

我的皱纹，正是一条大江的开端。

我不是醉汉，我不愿在白日说梦；

我不是老妇，絮絮叨叨地叹息半年；

我不是猢猻，我不会再被敲锣者戏耍；

我不是海龟，昏昏沉睡而益寿延年。

我是鹰——云中有志！

我是马——背上有鞍！

我有骨——骨中有钙！

我有汗——汗中有盐！

祖国啊！

既然您因残缺太多

把我们划入了青年的梯队，
我们就有青年和中年——双重的肩！

1980年8月14日，北京虎坊桥

我曾喝过我战马的血浆

我曾喝过我战马的血浆，
向着沙海，
向着夕阳；
向着刺刀尖
滴落的红光。
胸廓之海哟，怎能平息
海啸般地潮落潮涨！

(……沙海……沙海……
无边的沙海……
我的战马驮着我，
我也驮着我的战马，
一同走过空旷和漫长，
水壶干了，肌肤裂了，
希望枯了，马和我
一同倒在寂静的沙梁……)

我曾喝过我战马的血浆，
向着诀别，